

“他应该成为一个典型”：

《上校的梦想》中的法律书写与种族矛盾再现

“He Ought to Be Made an Example of”:

The Legal Writ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Racial Conflict in *The Colonel's Dream*

王亚萍（Wang Yaping） 陈后亮（Chen Houliang）

内容摘要：《上校的梦想》是查尔斯·切斯纳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但也是其抨击南方种族主义最直接有力的作品之一。奴隶制被废除后，表面上的平等幻象遮蔽了深层次的白人霸权和种族压迫。如果说切斯纳特的前几部作品试图通过提高白人意识来改变白人集体对黑人的种族偏见的话，那么他在这部小说中则通过聚焦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对法律本身进行反思和批评，希望能够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加强对法律实践的监管，并在更为实际的方面做出改变。

关键词：《上校的梦想》；查尔斯·切斯纳特；法律书写；种族矛盾

作者简介：王亚萍，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美国非裔文学研究。陈后亮，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英国小说和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理论’背景下的当代西方文论热点研究”【项目批号：18BWW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e Ought to Be Made an Example of”: The Legal Writ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Racial Conflict in *The Colonel's Dream*

Abstract: *The Colonel's Dream* is the last novel published by Charles Chesnutt before his death, but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direct and powerful works against southern racism. After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illusion of equality masks the white hegemony and ethnic oppression. In his previous works, he attempts to change the racial prejudice against blacks through the elevation of the whites. However, in this novel he reflects on and criticizes the law itself by focusing on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blacks, hoping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legal practice, making changes in a more practical way.

Key words: *The Colonel's Dream*; Charles Chesnutt; legal writing; racial conflict

Authors: Wang Yaping is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ypwang00@hust.edu.cn). **Chen Houlia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fields ar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nglish fiction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henhouliang@hust.edu.cn).

非裔美国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 (Charles W. Chesnutt, 1858-1932) 曾被誉为“美国首位杰出的黑人短篇作家及小说家” (Ames 199)¹ 和“种族隔离的先锋” (Brown 78), 鉴于其作品突出的现实指向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 因此曾长期不受评论界重视。但近年来, 关于他的研究有逐渐增多趋势。一些批评家对其在南方问题上的现实性描写评价很高, 拉塞尔·艾姆斯 (Russell Ames) 认为他的作品保持了“不同寻常的社会现实主义水平” (205), 弗农·洛金斯 (Vernon Loggins) 将其小说描述为“有价值的、原创的社会研究” (331), 而瑞安·西蒙斯 (Ryan Simmons) 更是赞扬《上校的梦想》是“切斯纳特努力改革现实主义的高潮” (115)。还有一些学者高度赞扬其对白人人性的刻画, 例如维罗妮卡·沃森 (Veronica Watson) 指出, “切斯纳特试图了解白人种族焦虑的根源” (19), 马修·威尔逊 (Matthew Wilson) 追溯了切斯纳特试图改变白人读者的过程。但其作品中的法律书写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实际上, 切斯纳特正是拉德布鲁赫所说的一名“从法学院逃逸的学生” (拉德布鲁赫 14), 他的一生与法律事务多有交集, 并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1883 年, 他举家迁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 随后通过州律师考试, 担任过律师、法庭记者和速记员, 并成立自己的法庭报告公司。期间, 切斯纳特亲眼目睹黑人遭受的诸多法律迫害。虽然新南方的理论家争辩说“南方没有种族问题” (Wilson 151), 但一系列“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案的通过上演了更加野蛮和暴力的种族歧视。据统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美国有 108000 名律师和法官”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40), 而“1910 年全国只有 798 名黑人律师” (Bell 226)。由于白人律师几乎都排斥黑人, 而白人法官通常对黑人被告怀有偏见, 因此很多黑人往往因为轻微的罪行或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 被“出租给私人企业, 几乎工作至死” (费里德曼 147)。久而久之, “在南方与边界各州之间就形成一个密集地维持着种族隔离、白人至上的法网” (费里德曼 136)。

为了打破南方盲目乐观的“民族共识”, 即“各种族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Wilson 151), 切斯纳特于 1905 年完成一部具有颠覆性的小说《上校的梦想》 (*The Colonel's Dream*)。他并没有迎合白人观众的普遍期望, 反而另辟蹊径,

1 凡未特殊注明, 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以全知视角描写司法界的种族不正义，向读者展演了富有戏剧性的审讯场景，被威尔逊称为“有意识地偏心”（Wilson 150）。这也恰好符合了聂珍钊先生的观点，即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本文通过文本细读考察南方的种族歧视所导致的司法混乱，揭露隐藏在法律幻象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表现作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意识。

一、“我什么也没做”：强加于身的罪名

故事开端，叙述者借助白人上校的视角讽刺性地再现了法庭上对黑人的审讯过程。“一个白人站在一张桌子旁，对着白人观众说：‘先生们，第三号拍品是个年轻的黑人，叫萨姆·布朗（……）我要为这个优质品出价多少？’”（62）¹法庭上的白人法官和观众仿佛是“卖家”与“买家”，黑人被告像是待售的商品。根据流浪法规定，任何失业的黑人都面临被起诉，“遭遇可怕的‘锁链囚犯群’（chain gangs）的命运，或者迫使他为原来的雇主免费劳作”（费里德曼 143）。因而庭上的黑人皆被指控犯了流浪罪，被判用汗水来偿还债务。由于大部分囚犯是黑人，“以劳役偿债”（peonage）有利于“南方各州将黑人劳工牢牢地束缚于工作岗位上——让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农奴”（费里德曼 143）。暂且不论这项制度是否合理，它的执行过程却是漏洞百出。从审讯过程来看，黑人律师及群众被排除在外，黑人被告始终处于失语状态，甚至不敢直视在场的白人。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曾说，“注视是一种权力”（115）。在白人观众和法官的视线包围下，黑人逐渐变得麻木，“带着一种超然的神态向人群投去呆滞的一瞥，似乎表明他对审判进程一点也不感兴趣”（63）。类似的庭审场景在小说中还出现过很多次（221、229、238）。在当时，黑人男性会因为观看白人女性而被谋杀或处以私刑，白人始终占据“观看”的主动权，“主导对黑人他者的想象和身份建构”（陈后亮 119）。在他们眼里，“这个家伙看起来像个惯犯，至少是个游手好闲的人”（63）。按照种族主义者的论断“都是某种血液惹的祸”（费里德曼 133），黑人被认为是天生的罪犯，懒散、无知且毫不上进。胡克斯曾指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作品中，黑人就像卡通人物一样，只对喝酒和享受美好时光感兴趣”（90）。由于流浪罪的背后“潜藏着的是懒惰”（福柯 119），通过指控懒散的黑人犯了流浪罪，能够理所当然地驱使并规训黑人，从而为南方工业的发展获取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那么，黑人果真如主流话语所说天性懒惰吗？

胡克斯进一步解释说，“‘闲散’在非洲和美洲土著文化中并不像在白人

1 本文有关《上校的梦想》的引文均来自 Charles W. Chesnutt, *The Colonel's Drea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05)。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思维中那么重要。19 世纪的许多基督徒认为所有形式的闲散活动都是邪恶的，或者至少是错误行为的滋生地。对于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人来说，闲暇时光是遐想和沉思的空间”（91）。黑人的“闲散”被白人误认为是“懒惰”、“有害于社会”（Tronsne 62）。然而，“这种刻板印象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将黑人男性劳工的重要性从公众意识中抹去的有效途径”（Hooks 90）。表面上看，“以劳役偿债”合情合理。但实际上，三位黑人被告的罪名毫无依据：被告萨姆自十岁起就开始在“锁链囚犯群”工作，是一个做农活的好手；巴德是个寻妻未果的受害者；更荒诞的是，老彼得因为年老体衰、无法劳动而面临懒惰的指控。

稍加留意可以发现，“懒惰”是很多南方白人的生活状态。上校表示，“他就没有注意到白人对工作的极大热情；他所看到的工作大多是由黑人完成的”（70）。如果说懒惰是一种犯罪，那么小说中的很多白人也逃脱不了这个罪名。例如，南方贵族家庭出身的本·达德利总是幻想继承叔叔的遗产而“变得富有”（177）。年轻的格雷西拉小姐坦言“我要嫁给那个带我去那儿的人”（42）。除此之外，小说有一处颇具反讽意味的细节也值得深究。当上校和老同学麦克林少校看到被马具缠住、倒在路上的马时，“五六个黑人正设法使这个动物安静下来”，“而十几个白人则在一旁观望并提出建议”（72）。麦克林少校将白人旁观视为天经地义，却振振有词地指责黑人的懒惰阻碍了南方的发展。显而易见，白人观望者的数量是黑人劳动者的两倍，无所事事的或者说懒惰的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黑人，这恰恰反驳了白人对黑人莫须有的指控。

二、“我们需要用他当例子”：庭外的暗箱操作

切斯纳特的小说从不缺乏黑人形象的出席，除了老仆人彼得之外，另一位黑人形象的存在贯穿始终，即被私刑处死的巴德·约翰逊。小说围绕巴德讲述了法兰西上校与“穷白人”费特斯之间的法律角逐。事情的起因是巴德因流浪罪、拒捕以及行为不检三项罪行被起诉。三项罪名似乎有迹可循，但仔细考量却极不合理。首先，流浪罪是南方白人重新奴役黑人的借口，是“对不公正和‘贪污’的公开叫价”（228）。巴德为了寻找妻子凯瑟琳却无端被捕，而白人特纳利用流浪罪对他进行非法拘禁与强制劳动从而牟利。其次，由于警官海恩斯与特纳合谋控制巴德，那么，海恩斯的宣誓及其对巴德拒捕的指控自然也是不可信的。最后，巴德在监狱的行为不端虽说不是空穴来风，却也是事出有因。被拘期间，“警官威胁地走上前，手伸向口袋。那黑人飞快地扑向他〔……〕”（60）；“他成功地激怒了巴德，这比他真正想要的要多得多”（61）。警察恣意行使权力，给原本严肃的司法染上了随意的色彩。当法兰西上校试图拯救巴德，却被书记员挡在门外，次日法官又以“先来先得”（213）为由将巴德再次卖给特纳。两次“巧合”让巴德再度沦为免费劳工。

对此，特纳表示：“他应该成为一个典型。他是个坏黑鬼，我们得对付许多像他一样的黑鬼，我们需要用他当例子”（213）。作为国家司法的直接行使者，白人警察与法官并未履行传统意义上国家公仆的职责，“即通过执法行为发挥国家的功能”（杨柳 183），相反，他们与白人种族主义者暗中勾结，导致司法离它原本的法治精神越来越远。

从后文得知，地狱般的奴役让巴德对特纳和海恩斯恨之入骨，直接导致了他反抗性的暴力行径。法兰西上校很清楚，不公正的法律将巴德变成杀人犯，他“竭尽全力确保巴德不受暴徒侵害，并受到公正审判”；巡回法官米勒也表示，“这并不是最严重的犯罪，没有理由进行暴动或私刑”（249）。但实际上，在白人至上的阴影下，少数开明人士所试图采用的合法手段显得苍白无力。对种族主义者而言，“正式庭审开始之前，审判其实早已经拉开了序幕”，而“‘种族偏见’在他们的秘密法庭里代表了正义”（刘星显 107-116）。在未进行任何公正的审判之前，巴德就被施以私刑，私刑者还趁机“鞭打了所有没有及时得到消息并逃走的黑人”（278）。

巴德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私刑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美国白人迫害黑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美国白人歧视和迫害黑人的集中体现”（谭惠娟 18）。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于 1919 年出版的一份报告提到，“在过去 30 年内，平均每年私刑暴徒的受害者超过 100 名；其中 78% 的被害者是黑人，且超过 90% 的事件发生在南方”（Friedman 190-191）。越是偏远的地方，私刑愈加猖獗。虽说私刑是完全违法的，但在南方大部分带有偏见的白人眼里，私刑却是正义的，“是一种白人血统的净化仪式”（Ellison 641）。值得注意的是，对巴德施加的刑罚非但没有达到震慑黑人、维护白人统治的目的，反而暴露出法律的冷酷与白人的残暴。小说中虽然没有对私刑的直接描写，但从白人律师卡克斯顿的口中可以得知，“一根绳子，一棵树——一缕烟，一缕火焰——或者一场野蛮的火与血的狂欢（……）从前有一个杀人犯的地方，现在有一百个杀人犯”（277）。从野蛮程度上来说，对巴德施加的酷刑并“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福柯 10），以至于在施刑的最后一刻调换了角色，受刑的罪犯成为受害者。很显然，巴德成为部分白人及读者所怜悯的对象，而白人私刑者却成为了罪恶的“杀人犯”。小说中巴德被处死的地点是树林，而“野蛮的火与血的狂欢”似乎呼应着非洲丛林里的篝火狂欢。这种残酷的刑罚与欢庆的仪式之间所产生的戏剧性张力使小说情感的表达更加强烈。从流浪罪到谋杀，从“锁链囚犯”到私刑，巴德一直被当成表现白人至上的“典型”。

三、“镇上到处都是费特斯的踪迹”：隐形的白人霸权

枪击案的次日，白人本·达德利因曾与巴克莱·费特斯发生争斗而被指控谋杀未遂。达德利家族曾是“该州最富有、最引人注目的家族之一”（170）。

恰如本所说,“我们的血统将一直是最好的”(188)。这意味着他享有白人特权。律师卡克斯顿表示,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一旦巴克莱康复,本就能获得保释,但本却因私人原因拒绝上校的帮助。相比较而言,小说中的黑人不仅要面对不合理的指控,还惨遭殴打,无法言语,最终逃脱不了被强制奴役的命运。

这种对比在下文尤为明显。面对初审,同样的法庭,被指控者从黑人劳工到白人贵族,结果究竟有何不同呢?虽然老费特斯不断地向法院施压,但通过上校及律师的努力,本仅被判有犯罪动机而被保释。当巴德被逮捕后,本立即恢复了名誉,回归正常生活。人们只记得他出身名门,甚至开始钦佩这个有勇气、偶尔放纵的年轻人。这种看似寻常的司法公正和社会现象仅发生在白人身上,他们在道德上享有特权地位,而黑人被视为天生的罪犯,得不到公正的司法对待,就像美国黑人民间格言所传,“当白人说‘正义’时,意思是‘只有我们’”(Mills xiv)。

如果说本的例子还不够典型,那费特斯的经历则更有说服力。“Fetters”本意指束缚、给(囚犯)上脚镣,此处则形象而生动地代表了曾从事奴隶交易的费特斯家族。幼时的比尔“成了这个州的大人物”(35),“镇上到处都是费特斯的踪迹”(278)。和所有精明的商人一样,费特斯掌控整个城市的政治经济命脉,还拉拢了当地最好的律师布拉德法官,以经济利益为诱惑使陪审团把大多数囚犯(几乎全是黑人)租给他,强制囚犯劳动来谋取利益。这些囚犯遭受非人的对待,从小说两处直接描写可窥见一斑:“马车后面绑着一根绳子,三个黑人像奴隶一样被捆着”(69);这些囚犯“穿粗条纹的衣服,腿上锁着铁链,手上戴着镣铐”(226)。这些囚犯出现在公共场所,就像一场表演性很强的私刑景观,成为白人立威的契机。一方面使黑人产生羞愧心理,从而有效地规训他们并威慑黑人社区。另一方面,帮助强化白人的优越感,进一步巩固白人霸权。

然则,这一南方特有的现象无疑也暴露出激化的种族矛盾。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法律被费特斯等人利用,使囚犯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但当上校将费特斯的违法案件提交大陪审团时,所有的证人都退缩了,联邦当局也迟迟不肯处理。虽然费特斯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法律,但白人身份使他得到群体内部的层层庇护。当上校再次试图通过法律渠道惩罚私刑犯时,警长表示“他从来没有想过开枪保护一个没有价值的黑人”(278),重要人物对他避而不见,甚至有宗教影响力的牧师麦肯齐也劝诫他,“再搅和下去不会有什么好处”(278),最后陪审团作出了巴德自杀的判决。整个白人社会似乎协商一致要以统一方式对待黑人,至少默许同伴们的行为,而隐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理念:“黑人不具备和白人一样的人性”(qtd. in Andrews 405)。

四、“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混乱的法律体系

《上校的梦想》对黑人形象的建构基本全部来自于白人视角。当巴德被判给费特斯，上校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森林里的某种野兽”（69）；参观黑人的学校时，他认为校长有着“丛林之眼”（159）。这些描写透露出上校在潜意识里也将黑人视为未能彻底摆脱野蛮行径的动物，暗合了白人至上主义对黑人形象的妖魔化。对此，弗里德曼曾说，“种族激进分子大权在握，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态度对待黑人；将黑人视为野兽、未开化者”（148）。很显然，主流社会认为，黑人与白人虽共同“经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6），但只有白人才是“从兽中彻底解放出来进化成有理性的人”，“是自然界唯一的高级生物”（聂珍钊，“《老人与海》与丛林法则”89）。

但与此同时，南方黑白人口比例的此消彼长让白人产生了“被黑人统治”（73）的恐惧。有学者表示，“保守白人只有强调自身遭遇的某些社会不幸与不公，自我描述为受害者，将之归咎到种族他者身上，并将此观念在心理上内化，才能延续面对少数族裔时的政治主导权和道德制高点”（彭瑶155）。这种“被统治”的受害心理让白人轻易摆脱了伦理道德的困境，从而顺理成章地压制黑人。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小说中部分白人的所作所为：亨利·阿普尔顿认为法律赋予黑人“选举权对所有相关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可怕而昂贵的玩笑”（75）；州长候选人表示，“只要一个黑人在州里投票，我们就要面对被黑人统治的噩梦”（193）。这样的想法愈演愈烈，最终影响到南方的法律。利特瓦克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1910年之前，南方各州黑人的选举权通过各种手段被实际地剥夺”（Litwack 225-226）。叙述者在小说中也映射了此类事件：“邻近州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在黑人被剥夺选举权问题上领导了一场成功的运动”（193）。无论是黑人的动物性，还是“被黑人统治”的恐惧，都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南方白人偏见的投射。

克拉伦登长期施行的种族隔离使这股种族主义的热潮持续地笼罩着南方，在埋葬彼得的问题上到达顶峰。穷白人出身的市长宣称：“白人在黑人问题上的态度永远是不变的、坚定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它”（264）。他坚信：“把黑人埋在白人墓地这样一个体现社会平等的例子，会让他们的道德更加败坏”（265）。究其原因，奴隶制被废除前，南方穷白人的生活“与大多数黑人的生活非常相似”（Rabinowitz 162），彰显种族优越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对黑人施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当奴隶制不复存在，部分穷白人通过努力逐渐发展成为稳固的中产阶级，掌握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实现阶级的跃升，市长就是其中之一。他对种族纯洁的保护，与其说是为了维护白人群体的利益，毋宁说是为了获得心理补偿，并拉拢其他阶级以稳固自己的社会地位。

然而，小说里真正的老贵族往往比较开明，他们并不反对将彼得葬在白人墓区。诸如老桑顿将军表示“所有的规则都有例外”（265）。上校也解释说黑白界限并非固定的。无可置疑，这些观念的不同反映了老贵族与新兴阶级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随着社会的变迁，很多老贵族只能靠家族财富和日渐没落的威望维持生计，而新阶级则疾呼“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225）。权力的转移激化了白人内部的斗争，以上校与费特斯为例，上校本人作为“绅士的后代”（37），蔑视穷白人出身的费特斯，认为他只是个“可怜的白人小伙”、“吸血蝙蝠”、“寄生虫”（117-118）。为了博取未婚妻的欢心，上校试图再次击败并羞辱费特斯。而费特斯也不甘示弱，利用白人霸权紧紧抓住巴德并向上校施行报复，最后这场角逐以巴德被处死、上校的梦想破灭而告终。随着贵族阶层日趋没落，穷白人逐渐获得权力，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最终导致法律变得混乱不堪，而黑人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总结说，“法律事实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80）。在法律华美的外衣下，参与法律制定及运行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更为纷繁复杂的政治动因、文化动因、道德动因及情感动因。当维护白人统治阶级的权益与维持社会公正无法有效兼容时，法律极易被规避或是利用从而产生混乱，而混乱的法律体系无疑加剧了南方的种族矛盾。

结语

切斯特纳在文中对法院的环境描写似乎暗示了由白人主导的美国司法机构的腐败：“法院的房子是一个古老的、方形的、有屋脊的砖房”（220），墙壁“变得有污点并褪了色”（220），“空气中弥漫着陈腐烟草的气味，地板上散落着被丢弃的部分杂草”（62）。此刻衰变的南方正如小说里满载货物的马车，而被种族平等幻象遮蔽了的南方种族矛盾正是那道绊倒马的缰绳。马匹摔倒了，但上校并没有放任不管，“在稍作迟疑之后，黑人还有一两个白人来帮助上校，不一会儿，那匹马颤抖着、喘着气，站了起来”（73）。这一场景似乎暗示，只有黑人与白人共同协作才能让美国南方社会真正有可能走出种族问题的困境。

虽然小说的主人公白人上校最后被当成“种族的敌人”（308）而被迫离开南方，但叙述者却从未放弃南方黑人的美好未来，这在小说的结尾予以体现：劳役偿债制度被废除，大众不再保持沉默，“到处都有一位勇敢的法官谴责铁链帮和罪犯租赁制度”（293）。如果说切斯特纳的前几部作品旨在“提高白人的意识”（Chesnutt, *The Journals of Charles W. Chesnutt* 139）来改变白人集体对黑人的种族偏见，那么他在这部小说中则通过聚焦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对法律本身进行反思和批评，希望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加强对法律实践的监管，并在更为实际的方面做出改变。

Works Cited

- Ames, Russell. “Social Realism in Charles W. Chesnutt.” *Phylon (1940-1956)* 14.2 (1953): 199-206.
- Andrews, William L.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97.
- Bell, R. Robert. *The Philadelphia Lawyer: A History, 1735-1945*. Selinsgrove: Susquehanna UP, 1992.
- Brown, Sterling. *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Argosy-Antiquarian, 1969.
- 陈后亮: “‘被注视是一种危险’: 论《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凝视与种族身份建构”, 《外国文学评论》4 (2018): 119-134。
- [Chen Houliang. “‘To Be Looked at Is One Danger’: White Gaze and Ra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Invisible Ma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2018): 119-134.]
- Chesnutt, W. Charles. *The Colonel's Drea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05.
- . *The Journals of Charles W. Chesnutt*. Ed. Rachard H. Brodhea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1993.
- Ellison, Ralph.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alph Ellison*. Ed. F. Callaha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5.
- 劳伦斯·费里德曼: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 周大伟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 [Friedman, M. Lawrence. *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 Zhou Dawei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16.]
- .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 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 事实写法律的比较透视”, 《法律的文化解释》, 梁治平编。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73-171。
- [Gil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Fact Writing and Law.”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Law*. Ed. Liang Zhip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73-171.]
-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75.
- Hooks, Bell.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
- Litwack, F. Leon. *Trouble in Mind: Black Southerner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New York: Knopf, 1998.
- 刘星显: 《法律与文学研究: 基于关系视角》。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 [Liu Xingxian. *Law and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Beijing: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4.]
- Loggins, Vernon. *The Negro Author: His Development in America to 1900*. New York: Columbia UP, 1931.
-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刘北成 杨远婴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
-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Mills, Charles. "Preface." *The Racial Contrac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199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性概念的辨析”, 《名作欣赏》19 (2020): 5-11。

[Nie Zhenzhao. "An Analysis of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and the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Masterpieces Review* 19(2020): 5-11.]

——: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老人与海》与丛林法则”, 《外国文学评论》3 (2009): 80-89。

[—: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the Law of the Jungl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2009): 80-89.]

彭瑶: “《流离失所的人》中的受害者身份政治”, 《外国文学评论》3 (2018): 151-165。

[Peng Yao. "Victim Identity Politics in Displaced Peopl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2018): 151-165.]

Rabinowitz, Howard N. *The First New South, 1865-1920*. Arlington Heights: Harlan Davidson, 1992.

古德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律智慧警句集》, 舒国滢译。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

[Radbruch, Gustav. *Aphorismen Zur Rechtsweisheit*. Trans. Shu Guoying.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01.]

Simmons, Ryan. *Chesnutt and Realism: A Study of the Novels*. Tuscaloosa: The U of Alabama P, 2006.

谭惠娟: “黑人性神话与美国私刑——詹姆斯·鲍德温剖析种族歧视的独特视角”, 《外国文学》3 (2007): 17-24。

[Tan Huijuan. "Black Sex Myth and American Lynch: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James Baldwin's Anatomy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3(2007): 17-24.]

Watson, Veronica. *The Souls of White Folk: African American Writers Theorize Whitenes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13.

Wilson, Matthew. *Whiteness in the Novels of Charles W. Chesnutt*.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4.

杨柳: “司法、媒体与个体: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中的暴力”, 《外国文学评论》1 (2015): 179-189。

[Yang Liu. "Justice, Media and Individuals: Violence in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2018): 179-189.]